



回忆

郑茂琦

带露的鲜花总是更
显光彩。关于过往的回
忆，书写时须饱含真情的
笔墨，如此，文字才不会
像干涸的水痕似的，若有
若无。

作家孙犁曾写过一篇题为《山地回忆》的短篇小说。篇首是一个楔子，楚楚动人的回忆，由一种称为“阜平蓝”的粗布裤褂引起，由此想起山区很多人，想起了自己那双脚用麻线做的“袜子”，想起了做这双袜子的姐儿。接下来，他写到自己打游击的征途上怎样和那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家人的闺女姐儿起初怎样黄骂他、教训他，后来又心疼他在寒冬十月里光着脚，给他做了一双新袜子……

看似无关紧要的文字，实则在为小说中蕴含着深情厚谊做铺垫。作家王贤根篇首处，那“青筋暴起、褐斑点点的苍老形象”，也是一个楔子，激荡起我们关于那段艰苦岁月的回忆，激荡起我们对于那些工程兵前辈的缅怀。而这楔子，其实也是一股源源流出的真情。

转眼已近岁尾，如何才能留住匆匆流过的日夜？或许应像故事中的工程兵前辈，还有那位六哥，那位新排长，回忆里、梦里都闪烁着奋斗的光。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多少年过去，工程兵将士谈起那段艰难而又光荣的经历，总有一种悲壮厚重之感、扬眉吐气之情，又有一种让其留给历史的迫切使命感。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与不少曾经参加过那场“两弹一星”基地建设的老同志和他们的子女再次相聚。期间，他们以笃实的口气述说当年的一些场景。他们深刻的记忆、充沛的情感，甚至强烈的争辩口吻，令我深深感到，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创造者。面对他们青筋暴起、褐斑点点的苍老形象，我总想搜索他们青春芳华、朝气蓬勃时的风姿神采，这让我一遍遍地串联起那次深入戈壁大漠运行的回忆。

我们一行人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段的酒泉。城中的钟鼓楼上，四面镌有“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可见这座重镇地理位置的重要。酒泉公园里，泉水依旧清清，泉池的水草悠悠飘动。我是从水草悠悠飘动所扬起的气息闻到酒香的。园内有棵枝叶繁茂、苍劲耸立的柳树，主杆两人也合抱不过来，人们说这是河西第一柳——左公柳。据史料记载，1871年，清朝将领左宗棠率军西征时，曾令将士沿途栽植柳树。园中这棵巨柳，相传是左宗棠驻防酒泉时亲手所栽。宁可信其真吧，它是一段历史的象征。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豪情与险难总是相生相伴。苦难创造卓越，苦难铸造不朽。

那一年，西北没有春天，风沙弥漫，铺天盖地。那一年，西北尽是春天，到处一派蓬勃的火热景象。

新来的步兵师，任务是离清水不远处的祁连山麓采石备料。某位打前站的师首长带领一行人风尘仆仆地赶到原来旗政府的办公处，手里拿着粉笔准备为机关和部队号房子，可机关的工作人员带着他们来到一片荒芜的戈壁滩上说，你们师部的驻地就在这块地方……

一望无际，唯方圆一两平方公里的地方长有稀疏的树木，弱水河像乳汁般地浇灌这块土地，又缓缓地流向远方。他从地图上查到，这条细缓的河水是奔向北漠居延海的。当时，大部分干部混住土坯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铺盖卷起，床板即是办公桌。有一天，政治部召开部务会，研究冬季施工中的政治工作，突然一阵狂风，飞沙走石，整个会议室顿时漆黑一团，只好点蜡烛，有经验的人急忙戴口罩，穿雨衣。待狂风过后，大家都变成“土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刮

故事 丘阵

本版插图：李晓林
插图制作：贾国梁

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

迎着中队官兵齐刷刷的目光，李成来到队部办公室。指导员面色凝重起来：“专业不对口，不擅言谈，军事素质一般……新干部的常见问题汇聚在你身上了。”

李成取下背囊，笔直地站在操场上张望者，这个陌生的小营区被大山包裹得严严实实。

指导员安排他暂住在应急班。简单的欢迎仪式过后，外面忽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哨声骤然响起：“所有人全副武装，5分钟后在体能训练场集合。”

队伍集结完毕来到出发地点，李成一惊，这里没有标准的跑道，只有盘旋的山路，起点是队部执勤点，终点是山上的执勤点。

队伍在风雨中出发，队长始终冲在第一梯队，最后一人是体能最好的军士。距离终点500米左右，李成身体已无法控制，脚不听使唤般踉踉跄跄地摇晃了起来。随着水壶猛地砸向地面，他快要窒息，倒在了地上。这是来中队的第5次5公里越野，他脸涨得通红，滚烫一般。

队尾的军士跑到他的身边，气喘吁吁地喊道：“排长，快起来，战友都在看着你！”

新排长的梦

代江涛
李贝贝

李成爬起来，开始下意识地在暴雨中艰难奔跑。临近终点，他发现大家都在雨中等着他。队长拍拍他的肩膀说：“还算不错，下次继续努力。”李成后来才知道，那次全副武装5公里越野也是他的入队仪式。这支模范中队里没有弱者。他后来也跑了很多次武装5公里，却再也找不回那种感觉。入队数月后的一个深夜，宿舍里的鼾声此起彼伏。李成看完哨回宿舍，路上



上经过操场。李成朝操场望了望，犹豫了一下，然后径直走过去。明天操场科目考核，中队长总说他口令不够响亮。

望着眼前空空的水泥地面，李成有些紧张，也有所期待。“明天这里将是我的舞台。”他站在指挥位置，大声练习口令，把整个流程做了很多遍，又把报告词默念了几遍，才感觉踏实。

夜里的操场有些冷，他猛地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告诉自己是最棒的。山风拂过面庞，他想起军校时的同学，他们一起上课，一起奔跑，满心欢喜。他想起那已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孤独

旷远大漠

王贤根

石头满地跑。”战士的顺口溜是戈壁荒漠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施工部队的帐篷，安扎在半地下，这是吸取了刚进场时帐篷飞扬、人员失散受伤的教训。

备课队首先为铁道兵师备足路基石，然后是为全面展开的基地内公路、机场、电厂、厂房、营房的构造准备各种规格的混凝土石料、沙子和大块条石。先爆破，后碎石，筛选分类，场上石粉飞扬，收工时满脸尘埃。严寒的冬日，战士们双手冻裂，鲜血渗透手套。原先部队换装淘汰的旧棉农作工作服，个把月就磨得破败不堪，战士们开玩笑，近看像“乞丐”，远看像“绵羊”。可就是这样的队伍，上下班嘹亮的歌声、雄壮的吼声，此起彼伏，震撼山谷。

一

西出阳关，古代丝绸之路进入西域段的第一个区间就是罗布泊地区，由此分南道、北道，分别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北缘西延。如今楼兰古国的广袤地域，已被浩瀚的黄沙覆盖，古国傍依的浩瀚罗布泊，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收缩瘦身。干燥、风沙、恶劣的环境，无常的气候，难以提供动植物的生存条件。

首批工程部队进入罗布泊腹地，生活和施工用水，都要用水车从150公里外拉运。施工区域关于水的故事、风的故事、节日的故事，一摆摆的叙述不完。有支部队凭借难得的秋高气爽之日，拟定皓月当空的夜晚开个娱乐晚会，文娛骨干们也想显身手，吹笛子、拉胡琴、唱豫剧、讲战斗故事，活跃部队生活。收工回帐篷，情况有变，每天送水的车辆连个影子也没出现，炊事班的战士急得跺脚，没水咋好下锅！电话联系，说水车途中抛锚。待到明月高悬，还没听到汽车的马达声。晚会开不成，与其坐在帐篷里干等，不如到帐篷外坐着聊聊，一块唱唱歌。干渴咋唱啊？天南海北地说说，摆摆龙门阵吧！还是比谁都急的司务长说了话：每人发半根萝卜、三片白菜帮，解个渴充个饥吧。有这“高级水果”，指导员说晚会如期举行，哨声一响，全连集合，大伙儿边啃萝卜白菜，边欣赏欢快的小节目。时至晚上11点，水车还未到，大家只好宣布散会睡觉。第二天凌晨，水车喇叭声响，顿时唤起大家初醒的情绪。

当时，还有一支部队的施工地域在海拔3500米以上，空气稀薄，做饭夹生，饺子煮不熟，大家只好就烫烙饼吃。战士风趣地说：“这里不仅吃定量，而且空气也定量。”有年中秋节，部队用糖和面做成饼，用油烤黄，作为中秋佳节的月饼。为欢度中秋，各个连队吃完“月饼”穿上皮毛大衣，戴上皮帽，脚踏大头鞋，集合到团部广场看电影。随着剧情的变化，战士们忽而欢笑，忽而叹息，正当入神之时，寒风袭来，很快乌云密布，大雪就纷纷扬扬地飘落。放

映员用麦克风征求意见：“下雪了，还看荒漠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施工部队交相辉映。在我们心中，乌兰更显出它的坚韧与顽强。当年官兵将这块荒芜的塔里木盆地北部边沿，开辟为指挥中心和奋战在罗布泊腹地的数万将士的后方基地。一座称之为“乌兰”的兵城，随着我国成功的核试验和将士的奉献精神而扬名四海。看着这绿树成林、鲜花遍地、整洁优美的环境，我们很难与昔日的荒芜和如今楼兰故地、大漠深处的苍凉连接在一起。我们边走边聊，都为几代基地将士的不懈奋斗所感慨。绿园东风航天城的情景也是这样。两座基地的导弹、核试验，虽已成为军史馆中的辉煌过往，但那时凝铸的精神依然是航天事业和新型军事装备测试的支柱所在。”

二

那次远行最后一站是乌兰。离开乌兰的当天傍晚，我们在基地的大院里漫步。宽阔的马路如同城市的街道，路旁的杨树间隔整齐，挺拔的身姿总让我想到它们就是基地将士的化身；丛丛簇拥的乌兰花草，与其他花卉高低错落，交相辉映。在这里，滋润的六月天，对于我江南人，感觉皮肤还是收得紧紧的。干燥、缺少雨水，是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地区的天然环境，但我们置于乐观开朗又有执着追求的乌兰人中间，浑身好像充盈着勃勃向上的正气。这里的气场不断地调节着我们的心灵。

大西北的整体环境，相对仍是艰苦的。在这里，滋润的六月天，对于我江南人，感觉皮肤还是收得紧紧的。干燥、缺少雨水，是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地区的天然环境，但我们置于乐观开朗又有执着追求的乌兰人中间，浑身好像充盈着勃勃向上的正气。这里的气场不断地调节着我们的心灵。

与送别的基地军人挥手告别。车子徐徐驶向缓缓上行的坡地。回首眺望，乌兰基地一派葱绿，莹莹地闪烁着金色的朝阳里。

在回程的路上，车子突然嘎的一声刹住。我们下车，见有块龇牙咧嘴的山石拦在路中。司机说是刚刚滚落的。翻越天山的路，比过去好多了，但还有险情。我们合力将落石翻滚到一边，索性伫立路旁的高台，眺望群山。天山苍莽，雄健的山体时而兀立，时而舒缓，伸向远方。有只雄鹰从身后的山梁飞过来，在谷间平缓翱翔。谷底有片隐隐的绿，那里该有潺潺的水声吧。天山是新疆的母山，又是寥廓江天的子山。

直到司机说上车时，几人才依依不舍地走过去。我转过身，向来路深深地鞠了一躬……

长征

第5646期

的老茧。一名班长笑呵呵地说：“他们呀，是想把老皮剪掉，走路更加轻快，不难受。”接着苦笑着补充道：“排长，你也要剪。”

李成不以为然，回到房间后，他悄悄脱下了袜子，发现自己脚上竟也长出了一层老茧，顿时心绪起伏。

此时，李成想起一名老兵的话：“茧，凡是来过大山的兵都有，脱了又长，长了又脱，无一例外。”他瞬间感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上来，脸上不自觉露出了笑容。

又一个暑去冬来，李成被支队机关调走了。

离开中队那天，汽车在宽阔的公路上缓缓行驶。远处的山峦在视线中起伏，李成的心随着颠簸的汽车一路忐忑，他突然有一些不舍。

到机关的第一天，李成睡得并不踏实，夜里做了一个梦。梦里，李成回到了中队。一下车，两个调皮的军士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面前，大声吼道：“机关干事下来检查工作了。”

离营门越来越近，战士们都笔直地站在营门口。

此时，大黄狗不知从哪个地方窜了出来，朝李成身上扑过去。战士们见此情形，齐声高呼道：我们的排长回来啦！大家蜂拥而上，将排长高高举过头顶，似乎要将排长举过山巅。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王同富

六哥

“六哥养了一只熊。”太神奇了，听罢，我要去瞧瞧。

六哥腿有残疾，也是位神秘的人。他来自一家养老中心浴池于中医按摩这行，也有20多年了。

“六哥！”这是大伙儿对他的称呼，连七老八十的老同志，也爱这样叫他。他整天乐呵呵的，面对浴池的客人，只要进了他的按摩室，便笑脸相迎，按摩手法到位，知人冷暖的话儿也中听。他还拉一手好二胡，闲顿时总爱拉那曲《血染的风采》。

大约一年前，他的老伴突然来到浴池，把他按摩室里的行李物品搬走了。搓澡工小白说，六哥生病了。

我的肩周炎，让六哥按好了，所以便与六哥投了缘。每次来按摩，我俩都能掏出心窝里的话。

六哥是辽东人。六哥说，从小家里就穷，他们哥儿六个，六哥排行老六。他10岁那年，父母双亡，是大哥、大姐把他拉扯大。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列上了前线。

六哥说，自己没什么文化，能当上解放军，后来还穿四个兜的军装，也算家里祖坟冒了青烟。

六哥离开浴池，浴池按摩室里的二胡声消失了。他是真病了，还是怎么了？一天，我来到这家浴室。“六哥有消息吗？”我问小白。小白边给我搓澡，边怪里怪气地说：“听说，六哥养了只熊。”

我向小白要了六哥的电话。中秋之夜，我拨通了六哥的电话：“六哥，你真养了熊？”我用手机问道。

“那还有假，你来家里看看吧！”六哥爽快地答应道。

一个周末，我跟随汽车导航，找到六哥家，那是一个老旧小区。

“请进！”六哥边喊话，边把他那张乐呵呵的脸伸出门外。

哦，只有小两室，我走进了六哥那窄窄巴巴的家。我纳闷，六哥养的熊，能放在哪儿？

六哥与我握手，便一瘸一拐地把我引进客厅里，随后又给我送来一杯水。

“六哥，您这腿？”我提出了好久闷在心底的疑问。

六哥没有回答，而是对我说：“你不是来看熊吗？”

“是啊，熊呢？”

“在那！”六哥指着客厅电视旁一只玻璃缸。

我凑近一瞧：30厘米见方的玻璃缸内，有巴掌大一堆水屑，旁边有只烟灰缸大小的水槽子，槽旁有一只婴儿拳头大小的旋转筒……

见我纳闷，六哥随手用一只牙签朝那木屑里一插，一只鼠爪大小的小动物蹦了出来……它的一双小眼睛瞪着我。

“这哪是熊啊？长得像老鼠。”

“这小家伙叫金丝鼠，又叫黄金仓鼠，通常晚上出来，吃饱了，喝足了，便跳进那圆形的旋转筒里开始慢跑。跑累啦，便钻进木屑里隐藏起来，然后白日做梦，可以睡整个一个白天。”

“晚上，我睡不着了，便坐在这里，看这小熊样，小嘴啃着小米，然后到那小水槽用两只小爪捧水喝，然后跳到塑料小旋筒里拼命地跑。可有意思啦！”

“你问我的腿吗？40多年前，我是部队的一名卫生员，跟我们卫生所长上了边境战场。有一天，不小心进了雷区，一颗地雷引爆的一刹那，所长一把推开了我。所长捐躯了，我活了，却残了一条腿……”

“我们没有孩子，把这熊当孩子养，挺有意思。”

“六哥，没想到您是英雄？”我说。

“什么英雄？那么多的战友都牺牲了，我还活着。下了战场，部队还送我进军校学习，还给我提了干。俺也不能拖着残腿赖在部队，后来便申请退出了现役。比比牺牲的战友，也知足了。”

告别六哥，他那一头白发，那一番话语，还有他喂养的小熊那小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

立冬之夜，我接了一个电话，是小白打来的。他说，六哥走了。

“火化时，六哥的骨灰里有一块弹片。”小白接着说。“您可能不知道，他的老伴，有言语障碍，就是那位牺牲了的所长的妹妹。”

“那熊呢？”我问道。

“六哥走了，他老伴带着那装着熊的玻璃缸，去一家养老院养老了。”

“比比牺牲的战友，知足吧！”回味六哥的话，我流了泪。